

祖莹、祖珽父子的为人与为文

刘跃进

摘要：祖莹、祖珽父子为东魏、北齐重要的文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文化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东魏、北齐文学的发展。祖莹代元颢所作《与孝庄帝书》表现了作者“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的特色，可惜为严可均《全后魏文》失载。祖珽创办文林馆，广纳文才，监修大型文学文献资料汇编《修文殿御览》，在当时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林馆学士是北齐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文士集团，在北齐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祖莹；祖珽；《修文殿御览》；文林馆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1-0137-07

史书中，祖莹、祖珽父子均以贪腐而扬名，但他们都才华横溢，对东魏、北齐的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祖莹的文章、祖珽的诗歌，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祖珽创办文林馆、主持编纂《修文殿御览》均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一、祖莹行历略论

祖莹(?—535?)，字元珍，范阳道(今河北容城)人。据《元和姓纂》《魏书·祖莹传》，祖莹为两晋之际名将祖逖之后。其曾祖父祖敏，仕慕容垂为平原太守。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赐爵安固子，拜尚书左丞，卒赠并州刺史。祖父祖凝，字符达。以从征平原功，进爵为侯，位冯翊太守，赠幽州刺史。父祖季真^①，位中书侍郎，卒于安远将军、巨鹿太守。

《魏书·祖莹传》记载，祖莹好学耽书，八岁能诵《诗》《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儿”。由是声誉甚盛，尤好属文，深得中书监高允赏识。高允每叹曰：“此子才器，非诸生所及，终当远至。”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为太上皇，孝文帝拓跋宏即位，改元延兴。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后以才名拜太学博士。太和二

十三年(499年)二月，彭城王元勰为司徒，征署祖莹为司徒法曹行参军，掌书记。高祖顾谓元勰曰：“萧贇以王元长为子良法曹，今为汝用祖莹，岂非伦匹也。”这里将祖莹比作萧齐“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王融以《曲水诗序》驰名北方，颇为北人所重^②。祖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对此《北史·文苑传序》也有记载：

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蹶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辞罕泉源，言多胸臆，润古雕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丽则之奇，绮合绣联之美，眇历岁年，未闻独得。既而陈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畴类，稍革其风。

这一年为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元年(499年)，永明文学的高潮刚过，孝文帝以元勰比作萧子良，以祖莹、袁翻、常景等比作“竟陵八友”，多少有点与南朝争胜的味道。与此相类似的情形，还有王肃与元勰、祖莹即兴吟诵《悲平城》与《悲彭城》之事。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493年)，南齐大臣王奂为齐武帝所杀，王奂之子王肃奔魏。《魏书·祖莹传》载，尚书令王肃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

收稿日期：2024-10-28

作者简介：刘跃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郑州 450046)。

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从诗的格调看,似乎是初到洛阳所见的景象,所以有此感悟^③。“尚书令”乃追述王肃官位之辞。彭城王元勰嗟叹其美,误说成《悲彭城》,被王肃嘲笑。当时祖莹在场,应声吟诵《悲彭城》诗:“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尸积石梁亭,血流睢水里。”王肃大为赞赏,元勰亦大悦,退谓祖莹曰:“今日若不得卿,几为吴子所屈。”

《魏书·元勰传》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北巡至平城,路旁有数十棵大松树,孝文帝遂行而赋诗,对元勰说:“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元勰终于有了洗去羞耻的机会,遂仿王肃《悲平城》而作《问松林》:“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这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祖莹后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又为李崇长吏,均以“货贿”“截没军资”等罪名被除名。其贪图财物的恶习,深刻地影响到其子祖珽。关于祖珽下文还会详述。

在文学史上,祖莹最有名的作品是代元颢所写《与孝庄帝书》。原文见《洛阳伽蓝记》卷一,严可均《全后魏文》失载。《与孝庄帝书》曰:

大道既隐,天下匪公;祸福不追,与能义绝。朕犹庶几五帝,无取六军。正以糠粃万乘,锱铢大宝,非贪皇帝之尊,岂图六合之富。直以尔朱荣往岁入洛,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已有陈恒盗齐之心,非无六卿分晋之计。但以四海横流,欲篡未可,暂树君臣,假相拜置。害卿兄弟,独夫介立,遵养待时,臣节讷久。朕睹此心寒,远投江表,泣请梁朝,誓在复耻。风行建业,电赴三川。正欲问罪于尔朱,出卿于桎梏,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谓卿明眸击节,躬来见我,共叙哀辛,同讨凶羯。不意驾入城皋,便尔北渡。虽迫于凶手,势不自由,或貳生素怀,弃剑猜我。闻之永叹,抚衿而失。何者?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假有内阏,外犹御侮,况我与卿,睦厚偏笃,其于急难,凡今莫如。弃亲即讎,义将焉据也?且尔朱荣不臣之迹,暴于旁午,谋魏社稷,愚智同见。卿乃明白,疑于必然,托命豺狼,委身虎口。弃亲助贼,兄弟寻戈。假获民地,本是荣物,若克城邑,绝非卿有,徒危宗国,以广寇仇。快贼莽之心,假卞庄之利,有识之士咸为惭之。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倘天不厌乱,胡羯未殄,鸱鸣狼噬,荐食河北,

在荣为福,于卿为祸。岂伊异人?尺书道意,卿宜三复。义利是图,富贵可保,徇人非虑。终不食言,自相鱼肉。善择元吉,勿贻后悔。

最后特别注明:“此黄门郎祖莹之词也。”这封书信的写作背景如下:孝明帝元诩武泰元年(528年)二月,北魏胡太后杀孝明帝元诩,立故临洮王宝晖世子元钊为帝。仪同三司、大都督尔朱荣抗表请入奔赴,勒兵而南,立魏长乐王元勰之子元子攸为帝,是为敬宗孝庄皇帝,并率兵攻入洛阳,百官迎驾,至者尽诛之,杀王公、官民两千余人,还将胡太后及幼帝沉到河中,史称“河阴之难”。汝南王元悦、北海王元颢、临淮王元彧先后逃奔萧衍。元子攸改元建义元年,九月,又改元永安元年,实际上仍由尔朱荣掌控朝廷。十月,梁武帝以元颢为魏主,由陈庆之率兵护送,入据南兖铨城(今安徽宿州)。翌年四月,元颢在陈庆之的护送下,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称帝,改元孝基,并乘虚攻陷梁国、荥阳,入洛阳宫,改元建武。北魏孝庄帝元子攸北逃,依尔朱荣。元颢入洛,以祖莹为殿中尚书,致书孝庄帝,痛斥尔朱荣“顺而勤王,终为魏贼。逆刃加于君亲,锋镝肆于卿宰,元氏少长,殆欲无遗”的暴行,希望元子攸“恤深怨于骨肉,解苍生于倒悬”。又说:“朕之于卿,兄弟非远,连枝分叶,兴灭相依。”“今家国隆替,在卿与我,若天道助顺,誓兹义举,则皇魏宗社,与运无穷。”这些话温婉中透露出杀气,平和中隐含着强悍。

元颢执政不过两个月,尔朱荣又攻入洛阳,元颢被杀。祖莹很幸运,仅被免官。孝庄帝没有杀祖莹,可能念及他与父亲的密切关系。《魏书·太武五王传》载,永安末,乐器残缺,孝庄帝命元孚监修仪注,祖莹参与了礼乐修撰事宜。《魏书·太武五王传》载元孚《修乐器表》云: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间、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干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龔簏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簇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鳧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

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

这段历史背景《魏书·祖莹传》也有所交代:“初,庄帝末,尔朱兆入洛,军人焚烧乐署,钟石管弦,略无存者。敕莹与录尚书事长孙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乐,三载乃就,事在《乐志》。”《魏书·乐志》收录了长孙稚、祖莹合署的《上表乞定乐舞名》以及祖莹的《乐舞名议》,以当时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逐条记录,存之乐府。所谓“三载乃就”,即指此而言。由此,祖莹迁为车骑大将军。

北魏后废帝元朗中兴二年(532年)三月,高欢率三万军队,在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大败尔朱光二十万军队。四月,高欢前部至洛阳河桥,尽杀尔朱氏之党羽。高欢废元朗及节闵帝,立平阳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改元太昌。祖莹以太常行礼,封文安县子,又一次成为新朝的宠臣。

祖莹的生卒年未详。《魏书·祖莹传》载:“天平初,将迁邺,齐献武王因召莹议之。以功迁仪同三司,进爵为伯。薨,赠尚书左仆射、司徒公、冀州刺史。”按:为避西魏锋芒,东魏迁邺在天平元年(534年)十月。史书未言迁都后祖莹即卒,至少卒于迁都邺城之后。温子升有《司徒祖莹墓志》,《艺文类聚》卷四十七收录。其文曰:

自天命生商,王居徙亳,源源悠远,枝叶繁华。祖德润于身,声高邦国;父行成于己,名重京师。公钟美多福,资神积善,器局闲灵,志识开悟,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声(疑作“文”),门有善业,家传庆灵。砺金成器,相遣满籥;琢玉为宝,待价联城。匪直也人,实惟有道,言折秋毫,辞连春藻。^[1]

温子升在墓志中称祖莹祖上积德,故“钟美多福”,“口含碧鸡之辨,手握雕龙之文”。善辩能文,大约时人对祖莹的评价。《魏书·祖莹传》载:“莹以文学见重,常语人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盖讥世人好偷窃他文,以为己用。而莹之笔札,亦无乏天才,但不能均调,玉石兼有,制裁之体,减于袁、常焉。性爽侠,有节气,士有穷厄,以命归之,必见存拯,时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于世。”这段话说得很有分量,说出了祖莹的文学理想。“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引录此说,足见其影响。《隋书·经籍志》著录“后魏护军将军祖莹撰《神龟壬

子元历》一卷”,可惜其文集久佚。

二、祖珽生平考述

祖珽,字孝徵,为祖莹之子。《北齐书·祖珽传》载:“起家秘书郎,对策高第,为尚书仪曹郎中,典仪注。尝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④制《清德颂》,其文典丽。”《北齐书·高昂传》载有侯景与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干救解高昂之事,时在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天平元年(534年)。

据《北齐书·祖珽传》,祖珽与其父一样,多有受纳,丰于财产。当时,有人兜售梁武帝组织编写的《华林遍略》^⑤,高澄召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祖珽借机偷窃《华林遍略》“数帙质钱樗蒲”,被施以杖刑。武定七年(549年),高澄遇害,祖珽又盗窃官府所藏录本《华林遍略》。他甚至连推荐自己的陈元康也不放过,陈元康死后,他盗取其家藏书数千卷。这些行为皆为人所不齿。“文宣(高洋)每见之,常呼为贼。”而他却大言不惭地宣称:“丈夫一生不负身。”

祖珽在官场谋于心计,攀附权贵,逢迎进取,搬弄是非。《北齐书·祖珽传》记载,北齐孝昭帝高演建元年(560年),祖珽为章武太守职,“会杨愔等诛,不之官,授著作郎。数上密启,为孝昭所忿,敕中书门下二省断珽奏事”。后为和士开所忌,出为安德太守,转齐郡太守,以母老乞还侍养,诏许之。孝昭帝高演年间(560—561年),祖珽为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假仪同三司,掌诏诰,官位越做越大。

河清四年(565年),祖珽作《黄初传天录》^⑥,又作《上书请传位东宫》云:“陛下虽为天下,未是极贵。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他建议高湛禅位于子高纬。高湛颇为认可,乃拜祖珽为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四月,武成帝高湛果然禅位,自称“太上皇帝”。高纬即位,改元天统,但高湛实际仍然掌控政局^⑦。

祖珽在官场如此矫情饰貌,实乃“志于宰相”。他在获利的同时,也得罪了很多,常常为人攻击。天统三年(567年)祖珽被打入地宫,致使目盲。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此前,他通过黄门侍郎刘逖秘密状告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结果事泄获罪,被流放光州,寻又被打入地宫。但在目盲后,祖珽依然不肯善罢甘休,通过陆令萱为他在后主前求情,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

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转为侍中,渐被任遇。

祖珽在人品上劣迹斑斑,但他在文化史上做出了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他担任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期间,倡议创办了文林馆。《北齐书·文苑传序》载:“(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馆,于是更召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早在武平二年(571年),祖珽就提出建议。翌年,文林馆正式开馆,第一次就收招三十多人,以后陆续扩容,多达近七十人的规模^⑧。文林馆学士皆为清流之士,有名当时。祖珽也因此被称为“衣冠宰相”^⑨。《隋书·经籍志》著录《文林馆诗府》八卷,注曰:“后齐文林馆作。”^[2]⁹⁶⁹这是文林馆学士的诗歌总集。

祖珽曾监修《修文殿御览》,为当时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北齐书·后主纪》载,武平三年二月,侍中祖珽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圣寿堂御览》,祖珽又将其改为《修文殿御览》。《北齐书·文苑传》详细记载了该书的编纂情况:

珽又奏撰《御览》,诏珽及特进魏收、太子太师徐之才、中书令崔劼、散骑常侍张雕、中书监阳休之监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骑侍郎韦道逊、陆义、太子舍人王劼、卫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刘仲威、袁爽、国子博士朱才、奉车都尉眭道闲、考功郎中崔子枢、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卢思道、司空东合祭酒崔德、太学博士诸葛汉、奉朝请郑公超、殿中侍御史郑子信等入馆撰书,并敕放、恂、之推等同入撰例。复令散骑常侍封孝琰、前乐陵太守郑元礼、卫尉少卿杜台卿、通直散骑常侍王训、前南兖州长史羊肃、通直散骑常侍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刘珉、开府行参军李师上、温君悠入馆,亦令撰书。复命特进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刘逊、散骑常侍李孝贞、中书侍郎李德林续入待诏。寻又诏诸人各举所知,又有前济州长史李翥、前广武太守魏骞、前西兖州司马萧溉、前幽州长史陆仁惠、郑州司马江旰、前通直散骑侍郎辛德源、陆开明、通直郎封孝骞、太尉掾张德冲、并省右民郎高行恭、司徒户曹参军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参军刘顼、获嘉令崔德儒、给事中李元楷、晋州治中阳师孝、太尉中兵参军刘儒行、司空祭酒阳辟疆、司空士曹参军卢公顺、司徒中兵参军周子深、开府参军王友伯、崔君洽、魏师骞并入馆待诏,又敕右仆射段孝言(段孝先弟)亦入焉。《御览》成后,所撰录人亦有时待诏,付所司处分者。凡此诸人,亦有文学肤浅,附会亲识,妄相推荐者十三四焉。虽然,当时操笔

之徒,搜求略尽。其外如广平宋孝王、信都刘善经辈三数人,论其才性,入馆诸贤亦十三四不逮之也。待诏文林,亦是一时盛事,故存录其姓名。《御览》即《修文殿御览》,《太平御览》卷六〇一中引《三国典略》也提到该书的情况:

初,齐武成令宋士素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于齐主巾箱。阳休之创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至是,珽等又改为《修文殿》上之。

可见,《修文殿御览》是在阳休之《芳林遍略》、宋士素《玄洲苑御览》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由于参与人员众多,修书进展顺利,仅半年时间就完成全部工作。上引《三国典略》中记载了祖珽《上〈修文殿御览〉表》,其中云:

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余日,眷言缙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于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时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愿天鉴,赐垂裁览。

《隋书·经籍志》著录《圣寿堂御览》三百六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卷数相同。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六“六道篇”引《韩诗外传》《礼记》《十六国春秋》《神异经》等,注:“右此四验出其《御览》。”此《御览》,即《修文殿御览》,说明该书仍流行于唐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记载:

北齐尚书左仆射范阳祖珽字孝徵等撰。案《唐志》类书,在前者有《皇览》《类苑》《华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则此书当为古今类书之首。珽之行事,奸贪凶险,盗贼小人之尤无良者,言之则汙口舌。而其所編集,乃独至今传于世。然珽尝以他人所卖《遍略》质钱受杖。又尝盗官《遍略》一部,坐狱论罪。今书毋乃亦盗《遍略》之旧,以为己功耶?《遍略》者,梁徐僧权所为也。又案《隋志》作《圣寿堂御览》,卷数同。圣寿者,实齐后主所居。^[3]

陈振孙为宋人,所见《修文殿御览》尚完整,为三百六十卷。他怀疑这么大的书,如此短的时间完成,很可能就是抄自《华林遍略》。宋元之际的王应

麟《玉海》对此亦有著录：“《修文殿御览》放天地之数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2]⁹⁵⁸这说明宋元时期《修文殿御览》仍然存世。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一“苏李诗”条引《修文殿御览》所载李陵诗：“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阴盛杀气，凄风从此兴。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嗟尔穹庐子，独行如履冰。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焉辨淄与浣。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杨慎说：“此诗《古文苑》只载首二句，见于《修文殿御览》。”^[4]按：杨慎所说“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见《古文苑》卷七，下注：“阙”。《修文殿御览》则辑录了全诗。由此推断，《修文殿御览》在明代仍有流传。该书佚失的具体时间不详。罗振玉编纂《鸣沙石室佚书》仅收录了《修文殿御览》残卷^[5]。作为一部类书，《修文殿御览》难免有叠床架屋之弊，但该书收集大量资料，以类相从，有的文献首见于此书，还是很有价值的。

由南入北的大儒颜之推也参与了文林馆的创办与《修文殿御览》的编纂工作。《北齐书·颜之推传》记载：

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寻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章，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顾遇逾厚，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联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其名，方得免祸。寻除黄门侍郎。

史称颜之推为颜黄门，即指他曾担任黄门侍郎，这是其担任的最高职位。颜之推《观我生赋》云：“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恶翠凤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对，空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自注：“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并称自己“时以通直散骑常侍迁黄门郎也”。赋中称“欸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仆射掌机密，吐纳帝令也。”又称：“祖孝徵用事，则朝野翕然，政刑有纲纪矣。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绳己，潜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灭亡。”又说：“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痛。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而倂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

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六人”指崔季舒、张雕虎、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以崔季舒为首。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四年（573年）十月，崔季舒等六人被杀，这让颜之推念念不忘。然而，祖珽却逃此一劫，但他很快就去世了。

祖珽卒于后主高纬武平五年（574年）前后。《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祖珽为北徐州刺史，遇陈人伐齐，祖珽却之，卒于州。据此，祖珽守北徐州当在这年陈人攻北齐淮北之时。次年，周大举伐齐，本传及《北齐书》各篇皆不记祖珽事，时祖珽当已卒矣。

《北齐书·祖珽传》载，祖珽之子祖君信、祖君彦，并有才学。祖君信“涉猎书史，多诸杂艺。位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陈使副，中书郎”。《隋书·祖君彦传》载：“范阳祖君彦，齐尚书仆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辞讷涩，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壶关录》对其亦有记载：“祖君彦，范阳人，齐仆射孝徵第六子。博学强纪，下笔成文，贍速之甚，名驰海内。吏部侍郎薛道衡尝荐于隋文帝，帝曰：‘岂非歌杀之斛律明人者耶？’炀帝嗣位，尤忌知名，遂依常调为东郡书佐、检校宿城令，称为祖宿城。自负其才，尝郁郁思乱。及李密用为元帅府将长史、记室参军，恨被隋朝摈弃，所以纵笔直言。”^[6]《旧唐书·李密传》记载，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三年（617年）春，祖君彦为李密作书以移郡县。开篇几句，《旧唐书》无。严可均参考了《壶关录》，但未曾辑录祖君彦文章。其实祖君彦在大业十四年（618年）十月为王世充所杀，仍为隋人。他的文章在《壶关录》《大唐创业起居注》等文献中多有记载，理应收进《全隋文》中。

祖珽有弟祖孝隐，亦有文学，早知名。词章虽不逮兄，亦机警有辩，兼解音律。时徐君房、庾信来聘，名誉甚高，魏朝闻而重之，接对者多取一时之秀，卢元景之徒并降级摄职，更递司宾。孝隐少处其中，物议称美。庾信《将命至邺酬祖正员》诗题中的“祖正员”，就是祖珽弟祖孝隐，未知其名。又有从父弟祖茂，颇有辞情；族弟祖崇儒，涉学有辞藻。见《北齐书·祖珽传》附载，《元和姓纂》亦有载。

三、祖珽的创作特色

祖珽多才多艺，诗、书、画、乐、舞等无不精通。《北齐书·祖珽传》说他：“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

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祖珽擅长绘画和舞蹈。《北齐书》本传记载:“珽善为胡桃油以涂画,乃进之长广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梦殿下乘龙上天’。王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即位,是为武成皇帝,擢拜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土开胡舞,各赏物百段。”《颜氏家训·风操》从另一个角度记载祖珽擅长绘画:“(李)构尝与王松年、祖孝徵数人同集谈宴。孝徵善画,遇有纸笔,图写为人。顷之,因割鹿尾,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他意。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举坐惊骇,莫测其情。祖君寻悟,方深反侧,当时罕有能感此者。”李构,顿丘(今河南浚县)人,为北朝大姓人家。他母亲为宋广州刺史刘纂之孙女,浸染江南风教。李构父母双亡,按照士族规矩,父母的住所终身闭锁,不忍打开。祖珽随意漫画,有违礼数,这勾起李构的伤感,所以就马而去。祖珽瞬间领悟到自己的失礼。

祖珽自幼精通音乐。《北齐书·祖珽传》记载:“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僮为娱,游集诸倡家。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诸人尝就珽宿,出山东大文绫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疋,令诸姬掷樗蒲赌之,以为戏乐。”后因种种秽行,被贬官。“未及科,会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也?’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问,然犹免官散参相府。”按:温子升《定国寺碑》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七,《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认为作于天保八年(557年)^⑩。这时温子升已故,不可能有《定国寺》之作。从《北齐书·祖珽传》记载看,祖珽、温子升都有《定国寺碑》,肯定作于《芒山寺碑》之后。《芒山寺碑》当作于芒山之战(543年)后不久。温子升称《芒山寺碑》为昔作,至少在两三年之后,高欢下年正月死,高澄嗣事,因此,祖珽《定国寺碑》不会晚于孝静帝元善见武定四年(546年)。可惜,祖珽的《定国寺碑》已失传。

《北齐书·祖珽传》载:“珽天性聪明,事无难学,凡诸伎艺,莫不措怀,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语及阴阳占候,医药之术尤是所长。”高洋称帝后,祖珽复被召从驾,作《上书请定乐》,见《隋书·音乐志中》。史书记载,祖珽因采魏安丰王元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始具宫悬之器,仍杂《西凉》之曲,乐名广成,而舞不立号,所谓‘洛阳旧乐’者也。”^⑪所谓《西凉乐》实出后凉,《隋

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

至于诗,也是祖珽的强项。《北齐书·祖珽传》载:“时文宣为并州刺史,署珽开府仓曹参军,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无遗失,大为僚类所赏。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珽皆和之,大为时人传咏。”按《魏书·蠕蠕传》:永熙二年(533年),“阿那瓌遣使朝贡,求婚。献武王方招四远,以常山王妹乐安公主许之,改为兰陵公主。瓌遣奉马千匹为聘礼,迎公主,诏宗正元寿送公主往北”。《出塞》及《公主远嫁》诗当作于是时。可惜,魏收、祖珽诗已佚。

《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载,孝静帝元善见天平三年(536年),裴让之举秀才,对策高第,“与祖珽俱聘宋,邢劭省中语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赋能诗,裴让之。”祖珽的诗,最有名的是《从北征诗》,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诗曰:

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干。
祁山敛雾雾,瀚海息波澜。
戍亭秋雨急,关门朔气寒。
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

这里出现了几个地名,桑干、长安,都是当时文人多写的意象,不一定是实写。但是,从邺城到晋阳,确实是一段北征的路程。裴让之也有《从北征诗》,见《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诗曰:

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
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
高台朔风驶,驰野寒云生。
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

按:裴让之卒于天保六年(555年)之前,《从北征诗》大约和祖珽作于同时。《采菽堂古诗选》对其评价不甚高,认为“北朝之风,仅能其体若此”^[7]。

天保四年(553年)十月,北齐文宣帝高洋至昌黎,与契丹战,大破之。掠十余万口,杂畜百万。高洋登碣石山,临沧海。祖珽《望海诗》当作于是时,该诗收录于《艺文类聚》八。诗曰:

登高临巨壑,不知千万里。

云岛相接连,风潮无极已。
时看远鸿度,乍见惊鸥起。
无待送将归,自然伤客子。

前四句很有气象,颇有唐人风范。王夫之《古诗选评》卷五称其“迢迢峻而安”,洵为的评。

《挽歌》收录于《乐府诗集》,系为北齐文宣帝之死而作,时在天保十年(559年)十月。诗曰:

昔日驱驰马,谒帝长杨宫。
旌悬白云外,骑猎红尘中。
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
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

按: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在这次唱和中,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两首,卢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胜过诸人。不过,祖珽诗“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颇为诗评家称颂^⑫。尾句“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也蕴含着很深的人生感慨。看透了生命的虚幻,依然汲汲于功名利禄,这是他的悲剧。

撰写《挽歌》那年,魏收五十四岁,阳休之五十一岁,祖珽亦年龄相仿,而卢思道不过二十五岁,可谓后来者居上。事实也正是如此。此后,卢思道逐渐引领诗歌风尚,成为北齐至隋初最重要诗人之一。

注释

①此据《魏书·祖莹传》。《元和姓纂》卷六谓“(祖)敏生季真,后魏巨鹿太守;生莹,右仆射;生孝徵。”据此,祖敏为祖莹之祖父。②《南齐书·王融传》:“(永明)上以融才辩,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问主客年几?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问:‘在朝闻主客作曲水诗序。’景高又云:‘在北闻主客此制,胜于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示之。后日,宋弁于瑶池堂谓融曰:‘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南齐书·王融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22页。③《魏书·高祖纪》载,王肃为尚书令在太和二十三年,那年,孝文帝在邺城,准备讨伐南齐,四月卒,未

曾有平城之行。所以,笔者认为这首诗作于王肃初到北方的太和十七年(493年)。④按:万俟洛,字受洛干,“万俟受洛”后当脱一“干”字,《北齐书》有传,未及冀州刺史事。⑤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二十类书类《梁华林遍略》载:“《梁书》: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何思澄、顾协、刘杳、王子云、钟屿等五人应选,八年乃成,合七百卷。”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969页。以天监十五年(516年)下推八年,为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北方读到是书,不过二十年。⑥刘知几著《史通·古今正史》:“高齐史,天统初,太常少卿祖孝徵述献武起居,名曰《黄初传天录》。时中书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著《皇帝实录》,唯记行师,不载它事。”⑦北齐诸帝,高澄、高洋、高湛为兄弟,同为高欢之子。高殷为高洋之子,很快就被高湛所废。⑧参见庄芸《北齐文林馆考论》,《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关于人数,宋燕鹏《籍贯与流动: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又补出七人:王晞、王伯、张景仁、荀仲举、阳俊之、徐敏行及萧退。⑨《北史·封孝琰传》。⑩陆增祥著《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十载北齐有《赵郡王高睿修定国寺颂》《高睿定国寺塔铭》。《定国寺颂》曰:“齐天保八年岁次丁丑四月己巳朔八日丙子,使持节都督定瀛幽安平东燕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赵郡王,地居两献,化拟二南……”《定国寺塔铭》落款:“大齐天保八年岁在丁丑。”⑪《旧唐书》:“《西凉乐》者,后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旋复隔绝。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魏世共隋咸重之。……”⑫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一:“‘素盖转悲风’,唐人佳句。”

参考文献

- [1] 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837.
- [2] 王应麟. 玉海艺文校证[M]. 武秀成, 赵庶洋, 校证.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3.
- [3]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423.
- [4] 杨慎. 升庵诗话新笺证[M]. 王太厚, 笺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47.
- [5] 罗振玉. 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编[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413.
- [6] 温大雅, 韩昱. 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M]. 仇鹿鸣, 笺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251.
- [7] 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M]. 李金松,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1045.

The Character and Writing of Zu Ying and Zu Ting

Liu Yuejin

Abstract: Zu Ying and Zu Ting, father and son, were important literary figures in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The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n these dynasties through their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Letter to Emperor Xiaozhuang* by Zu Ying on behalf of Yuan Hao showed the author's characteristic of "writing must come from one's own ideas and style, and form a unique style of writing". Unfortunately, this letter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ater Wei* compiled by Yan Kejun. Zu Ting established Wenlin Academy, which attracted many talented writers, and supervis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arge literary reference work *The Xiuwen Dian Yulan*.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t that time. The scholars of Wenlin Academy were the larg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group of writers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and ha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Qi literature and thought.

Key words: Zu Ying; Zu Ting; *The Xiuwen Dian Yulan*; Wenlin Academy

责任编辑: 采薇